第四十四回　湯總鎮成功歸故鄉　余明經把酒問葬事

話說湯鎮臺同兩位公子商議，收拾回家。雷太守送了代席四兩銀子，叫湯衙庖人備了酒席，請湯鎮臺到自己衙署餞行。起程之日，闔城官員都來送行。從水路過常德，渡洞庭湖，由長江一路回儀徵。在路無事，問問兩公子平日的學業，看看江上的風景。不到兩十天，已到了紗帽洲，打發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。六老爺知道了，一直迎到黃泥灘，見面請了安，弟兄也相見了，說說家鄉的事。湯鎮臺見他油嘴油舌，惱了道：「我出門三十多年，你長成人了，怎麼學出這般一個下流氣質！」後來見他開口就說是：「稟老爺」，湯鎮臺怒道：「你這下流！胡說！我是你叔父，你怎麼叔父不叫，稱呼老爺？」講到兩個公子身上，他又叫「大爺」、「二爺」。湯鎮臺大怒道：「你這匪類！更該死了！你的兩個兄弟，你不教訓照顧他，怎麼叫大爺、二爺！」把六老爺罵的垂頭喪氣。一路到了家裏。湯鎮臺拜過了祖宗，安頓了行李。他那做高要縣知縣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裏，老弟兄相見，彼此歡喜，一連喫了幾天的酒。湯鎮臺也不到城裏去，也不會官府，只在臨河上構了幾間別墅，左琴右書，在裏面讀書教子。過了三四個月，看見公子們做的會文，心裏不大歡喜，說道：「這個文章，如何得中！如今趁我來家，須要請個先生來教訓他們纔好。」每日躊躇這一件事。

那一日，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揚州蕭二相公來拜。」湯鎮臺道：「這是我蕭世兄。我會著還認他不得哩。」連忙教請進來。蕭柏泉進來見禮。鎮臺見他美如冠玉，衣冠儒雅，和他行禮奉坐。蕭柏泉道：「世叔恭喜回府，小姪就該來請安。因這些時，南京翰林侍講高老先生告假回家，在揚州過，小姪陪了他幾時，所以來遲。」湯鎮臺道：「世兄恭喜入過學了？」蕭柏泉道：「蒙前任大宗師考補博士弟子員。這領青衿，不為希罕。卻喜小姪的文章，前三天滿城都傳遍了，果然蒙大宗師賞鑒，可見甄拔的不差。」湯鎮臺見他說話伶俐，便留他在書房裏喫飯，叫兩個公子陪他。到下午，鎮臺自己出來說，要請一位先生替兩個公子講舉業。蕭柏泉道：「小姪近來有個看會文的先生，是五河縣人，姓余，名特，字有達；是一位明經先生，舉業其實好的。今年在一個鹽務人家做館，他不甚得意。世叔若要請先生，只有這個先生好。世叔寫一聘書，著一位世兄同小姪去會過余先生，就可以同來。每年館穀，也不過五六十金。」湯鎮臺聽罷大喜，留蕭柏泉住了兩夜，寫了聘書，即命大公子，叫了一個草上飛，同蕭柏泉到揚州去，往河下賣鹽的吳家拜余先生。蕭柏泉叫他寫個晚生帖子，將來進館，再換門生帖。大爺說：「半師半友，只好寫個『同學晚弟』。」蕭柏泉拗不過，只得拿了帖子，同到那裏。門上傳進帖去，請到書房裏坐。只見那余先生頭戴方巾，身穿舊寶藍直裰，腳下朱履，白淨面皮，三綹髭鬚，近視眼，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，出來同二人作揖坐下。余有達道：「柏泉兄，前日往儀徵去，幾時回來的？」蕭柏泉道：「便是到儀徵去看敝世叔湯大人，留住了幾天。這位就是湯世兄。」因在袖裏拿出湯大爺的名帖遞過來。余先生接著看了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這個怎麼敢當？」蕭柏泉就把要請他做先生的話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今特來奉拜。如蒙台允，即送書金過來。」余有達笑道：「老先生大位，公子高才，我老拙無能，豈堪為一日之長。容斟酌再來奉覆罷。」兩人辭別去了。次日，余有達到蕭家來回拜，說道：「柏泉兄，昨日的事，不能遵命。」蕭柏泉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余有達笑道：「他既然要拜我為師，怎麼寫『晚弟』的帖子拜我？可見就非求教之誠。這也罷了。小弟因有一個故人在無為州做刺史，前日有書來約我，我要到那裏走走。他若幫襯我些須，強如坐一年館。我也就在這數日內要辭別了東家去。湯府這一席，柏泉兄竟轉薦了別人罷。」蕭柏泉不能相強，回覆了湯大爺，另請別人去了。

不多幾日，余有達果然辭了主人，收拾行李，回五河。他家就在余家巷。進了家門，他同胞的兄弟出來接著。他這兄弟名持，字有重，也是五河縣的飽學秀才。此時五河縣發了一個姓彭的人家，中了幾個進士，選了兩個翰林。五河縣人眼界小，便闔縣人同去奉承他。又有一家，是徽州人，姓方，在五河開典當行鹽，就冒了籍，要同本地人作姻親。初時這余家巷的余家還和一個老鄉紳的虞家是世世為婚姻的，這兩家不肯同方家做親。後來這兩家出了幾個沒廉恥不才的人，貪圖方家賠贈，娶了他家女兒，彼此做起親來。後來做的多了，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賠贈，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有錢，求著他做親。所以這兩家不顧祖宗臉面的有兩種人：一種是獃子，那獃子有八個字的行為：「非方不親，非彭不友。」一種是乖子，那乖子也有八個字的行為：「非方不心，非彭不口。」這話是說那些獃而無恥的人，假使五河縣沒有一個冒籍姓方的，他就可以不必有親；沒有個中進士姓彭的，他就可以不必有友。這樣的人，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，其實獃串了皮！那些奸滑的，心裏想著同方家做親，方家又不同他做。他卻不肯說出來，只是嘴裏扯謊嚇人，說：「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。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裏說了半天的知心話。」又說：「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。」人聽見他這些話，也就常時請他來喫杯酒，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喫酒的人。其風俗惡賴如此。

這余有達、余有重弟兄兩個，守著祖宗的家訓，閉戶讀書，不講這些隔壁帳的勢利。余大先生各府、州、縣作遊，相與的州、縣官也不少，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。因五河人有個牢不可破的見識：總說但凡是個舉人、進士，就和知州、知縣是一個人，不管甚麼情都可以進去說，知州、知縣就不能不依。假使有人說縣官或者敬那個人的品行，或者說那人是個名士，要來相與他，就一縣人嘴都笑歪了。就像不曾中過舉的人，要想拿帖子去拜知縣，知縣就可以叉著膊子叉出來。總是這般見識。余家弟兄兩個，品行、文章是從古沒有的。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拜，又同方家不是親，又同彭家不是友，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，卻也不知道敬重他。

那日，余有重接著哥哥進來，拜見了，備酒替哥哥接風，細說一年有餘的話。喫過了酒，余大先生也不往房裏去，在書房裏，老弟兄兩個一床睡了。夜裏，大先生向二先生說要到無為州看朋友去。二先生道：「哥哥還在家裏住些時。我要到府裏科考，等我考了回來，哥哥再去罷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你不知道。我這揚州的館金已是用完了，要趕著到無為州去弄幾兩銀子回來過長夏。你科考去不妨，家裏有你嫂子和弟媳當著家。我弟兄兩個，原是關著門過日子，要我在家怎的？」二先生道：「哥這番去，若是多抽豐得幾十兩銀子，回來把父親母親葬了。靈柩在家裏這十幾年，我們在家都不安。」大先生道：「我也是這般想，回來就要做這件事。」

又過了幾日，大先生往無為州去了。又過了十多天，宗師牌到，按臨鳳陽。余二先生便束裝往鳳陽，租個下處住下。這時是四月初八日。初九日宗師行香。初十日掛牌收詞狀。十一日掛牌考鳳陽八屬儒學生員。十五日發出生員覆試案來，每學取三名覆試。余二先生取在裏面。十六日進去覆了試，十七日發出案來，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，在鳳陽一直住到二十四，送了宗師起身，方纔回五河去了。

大先生來到無為州，那州尊著實念舊，留著住了幾日，說道：「先生，我到任未久，不能多送你些銀子。而今有一件事，你說一個情罷，我准了你的。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兩銀子，有三個人分；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兩銀子，權且拿回家去做了

老伯、老伯母的大事。我將來再為情罷。」余大先生歡喜，謝了州尊，出去會了那人。那人姓風，名影，是一件人命牽連的事。余大先生替他說過，州尊准了，出來兌了銀子，辭別知州，收拾行李回家。因走南京過，想起：「天長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橋河房裏，是我表弟，何不順便去看看他？」便進城來到杜少卿家。杜少卿出來接著，一見表兄，心裏歡喜，行禮坐下，說這十幾年闊別的話。余大先生歎道：「老弟，你這些上好的基業，可惜棄了！你一個做大老官的人，而今賣文為活，怎麼弄的慣！」杜少卿道：「我而今在這裏，有山川朋友之樂，到也住慣了，不瞞表兄說，我愚弟也無甚麼嗜好，夫妻們帶著幾個兒子，布衣蔬食，心裏淡然。那從前的事，也追悔不來了。」說罷，奉茶與表兄喫。喫過，杜少卿自己走進去和娘子商量，要辦酒替表兄接風。此時杜少卿窮了，辦不起，思量方要拿東西去當。這日是五月初三，卻好莊濯江家送了一擔禮來與少卿過節。小廝跟了禮，拿著拜匣，一同走了進來。那禮是一尾鰣魚，兩隻燒鴨，一百個粽子，二斤洋糖；拜匣裏四兩銀子。杜少卿寫回帖叫了多謝，收了。那小廝去了。杜少卿和娘子說：「這主人做得成了！」當下又添了幾樣，娘子親自整治酒肴。遲衡山、武正字住的近，杜少卿寫說帖，請這兩人來陪表兄，二位來到，敘了些彼此仰慕的話，在河房裏一同喫酒。

喫酒中間，余大先生說起要尋地葬父母的話。遲衡山道：「先生，只要地下乾煖，無風無蟻，得安先人，足矣；那些發富發貴的話，都聽不得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正是。敝邑最重這一件事。人家因尋地艱難，每每擔誤著先人，不能就葬。小弟卻不曾究心於此道。請問二位先生：這郭璞之說，是怎麼個源流？」遲衡山歎道：「自塚人墓地之官不設，族葬之法不行，士君子惑於龍穴、沙水之說，自心裏要想發達，不知已墮於大逆不道！」余大先生驚道：「怎生便是大逆不道？」遲衡山道：「有一首詩，念與先生聽：『氣散風衝那可居，先生埋骨理何如？日中尚未逃兵解，世上人猶信葬書！』這是前人弔郭公墓的詩。小弟最恨而今術士托於郭璞之說，動輒便說：這地可發鼎甲，可出狀元！請教先生：狀元官號，始於唐朝，郭璞晉人，何得知唐有此等官號，就先立一法，說是個甚麼樣的地，就出這一件東西？這可笑的緊！若說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來，試問淮陰葬母，行營高廠地，而淮陰王侯之貴，不免三族之誅，這地是凶是吉？更可笑這些俗人說，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擇之地！青田命世大賢，敷布兵、農、禮、樂，日不暇給，何得有閒工夫做到這一件事？洪武即位之時，萬年吉地，自有術士辦理，與青田甚麼相干！」

余大先生道：「先生，你這一番議論，真可謂之發矇振聵！」武正字道：「衡山先生之言，一絲不錯。前年我這城中有一件奇事，說與諸位先生聽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願聞，願聞。」武正字道：「便是我這裏下浮橋地方施家巷裏施御史家。」遲衡山道：「施御史家的事，我也略聞，不知其詳。」武正字道：「施御史昆玉二位。施二先生說乃兄中了進士，他不曾中，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，只發大房，不發二房。因養了一個風水先生在家裏，終日商議遷墳。施御史道：「已葬久了，恐怕遷不得。」哭著下拜求他。他斷然要遷。那風水又拿話嚇他，說：「若是不遷，二房不但不做官，還要瞎眼！」他越發慌了，託這風水到處尋地。家裏養著一個風水，外面又相與了多少風水。這風水尋著一個地，叫那些風水來覆。那曉得風水的講究，叫做父做子笑，子做父笑，再沒有一個相同的。但尋著一塊地，就被人覆了說：『用不得！』家裏住的風水急了，又獻了一塊地，便在那新地左邊，買通了一個親戚來說，夜裏夢見老太太鳳冠霞帔，指著這地與他看，要葬在這裏。因這一塊地是老太太自己尋的，所以別的風水纔覆不掉，便把母親硬遷來葬。到遷墳的那日，施御史弟兄兩位跪在那裏。纔掘開墳，看見了棺木，墳裏便是一股熱氣，直沖出來，沖到二先生眼上，登時就把兩隻眼瞎了。二先生越發信這風水竟是個現在的活神仙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後來重謝了他好幾百兩銀子。」

余大先生道：「我們那邊也極喜講究的遷葬。少卿，這事行得行不得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我還有一句直捷的話。這事朝廷該立一個法子：但凡人家要遷葬，叫他到有司衙門遞個呈紙，風水具了甘結：棺材上有幾尺水，幾斗幾升蟻。等開了，說得不錯，就罷了；如說有水有蟻，挖開了不是，即于挖的時候，帶一個劊子手，一刀把這奴才的狗頭斫下來。那要遷墳的，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，立刻凌遲處死。此風或可少息了！」余有達、遲衡山、武正字三人一齊拍手道：「說的暢快！說的暢快！拿大杯來喫酒！」又喫了一會，余大先生談道湯家請他做館的一段話；說了一遍，笑道：「武夫可見不過如此！」武正字道：「武夫中竟有雅不過的！」因把蕭雲仙的事細細說了，對杜少卿道：「少卿先生，你把那卷子拿出來與余先生看。」杜少卿取了出來。余大先生打開看了圖和虞博士幾個人的詩，看畢，乘著酒興，依韻各和了一首。三人極口稱贊。當下喫了半夜酒，一連住了三日。那一日，有一個五河鄉裏賣鴨的人，拿了一封家信來，說是余二老爹帶與余大老爹的。余大先生拆開一看，面如土色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弟兄相助，真耽式好之情；朋友交推，又見同聲之誼。

畢竟書子裏說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　敦友誼代兄受過　講堪輿回家葬親事

話說余大先生把這家書拿來遞與杜少卿看，上面寫著大概的意思說：「時下有一件事，在這裏辦著。大哥千萬不可來家。我聽見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，最好放心住著。等我把這件事料理清楚了，來接大哥，那時大哥再回來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這畢竟是件甚麼事？」杜少卿道：「二表兄既不肯說，表兄此時也沒處去問，且在我這裏住著，自然知道。」余大先生寫了一封回書，說：「到底是件甚麼事？兄弟可作速細細寫來與我，我不著急就是了。若不肯給我知道，我倒反焦心。」那人拿著回書回五河，送書子與二爺。二爺正在那裏和縣裏差人說話。接了回書，打發鄉裏人去了。向那差人道：「他那裏來文，說是要提要犯余持。我並不曾到過無為州。我為甚麼去？」差人道：「你到過不曾到過，那個看見？我們辦公事，只曉得照票子尋人。我們衙門裏拿到了強盜、賊，穿著檀木靴還不肯招哩！那個肯說真話！」余二先生沒法，只得同差人到縣裏，在堂上見了知縣，跪著稟道：「生員在家，並不曾到過無為州。太父師這所准的事，生員真個一毫不解。」知縣道：「你曾到過不曾到過，本縣也不得知。現今無為州有關提在此，你說不曾到過，你且拿去自己看。」隨在公案上，將一張硃印墨標的關文，叫值堂吏遞下來看。余持接過一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「無為州承審被參知州贓案裏，有貢生余持過贓一款，是五河縣人。……」

余持看了道：「生員的話，太父師可以明白了。這關文上要的是貢生余持，生員離出貢還少十多年哩。」說罷，遞上關文來，回身便要走了去。知縣道：「余生員，不必大忙。你纔所說，卻也明白。」隨又叫禮房，問：「縣裏可另有個余持貢生？」禮房值日書辦稟道：「他余家就有貢生，卻沒有個余持。」余持又稟道：「可見這關文是個捕風捉影的了。」起身又要走了去。知縣道：「余生員，你且下去，把這些情由具一張清白呈子來，我這裏替你回覆去。」余持應了下來。出衙門，同差人坐在一個茶館裏喫了一壺茶，起身又要走。差人扯住道：「余二相，你往那裏走？大清早上，水米不沾牙，從你家走到這裏，就是辦皇差也不能這般寡刺！難道此時又同了你去不成？」余二先生道：「你家老爺叫我出去寫呈子。」差人道：「你纔在堂上說，你是生員。做生員的，一年幫人寫到頭，倒是自己的要去尋別人。對門這茶館後頭就是你們生員們寫狀子的行家，你要寫就進去寫。」余二先生沒法，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館後面去。差人望著裏邊一人道：「這余二相要寫個訴呈，你替他寫寫。他自己做稿子，你替他謄真，用個戳子，他不給你錢，少不得也是我當災！昨日那件事，關在飯店裏，我去一頭來。」

余二先生和代書拱一拱手，只見桌旁板凳上坐著一個人，頭戴破頭巾，身穿破直裰，腳底下一雙打板唱曲子的鞋，認得是縣裏喫葷飯的朋友唐三痰。唐三痰看見余二先生進來，說道：「余二哥，你來了，請坐。」余二先生坐下道：「唐三哥，你來這裏的早。」唐三痰道：「也不算早了。我絕早同方六房裏六老爺喫了麵，送六老爺出了城去，纔在這裏來。你這個事，我知道。」因扯在旁邊去，悄悄說道：「二先生，你這件事雖非欽件，將來少不得打到欽件裏去。你令兄現在南京，誰人不知道？自古地頭文書鐵箍桶，總以當事為主。當事是彭府上說了，就點到奉行的。你而今作速和彭三老爺去商議。他家一門都是龍睜虎眼的腳色，只有三老還是個盛德人。你如今著了急去求他，他也還未必計較你平日不曾在他分上周旋處，他是大福大量的人，你可以放心去。不然，我就同你去。論起理來，這幾位鄉先生，你們平日原該聯絡，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處。及到弄出事來，卻又沒有個靠傍。」余二先生道：「極蒙關切。但方纔縣尊已面許我回文。我且遞上呈子去，等他替我回了文去，再為斟酌。」唐三痰道：「也罷，我看著你寫呈子。」當下寫了呈子，拿進縣裏去。知縣叫書辦據他呈子備文書回無為州。書辦來要了許多紙筆錢去，是不消說。

過了半個月，文書回頭來，上寫的清白。寫著：

「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，身中，面白，微鬚，年約五十多歲。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為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，私和人命。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。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。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，三人均分。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。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。贓證確據，何得諱稱並無其人？事關憲件，人命重情，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，星即差押該犯赴州，以憑審結。望速！望速！」

知縣接了關文，又傳余二先生來問。余二先生道：「這更有的分辨了。生員再細細具呈上來，只求太父師做主。」說罷下來，到家做呈子。他妻舅趙麟書說道：「姐夫，這事不是這樣說了。分明是大爺做的事，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書來，姐夫為甚麼自己纏在身上？不如老老實實具個呈子，說大爺現在南京，叫他行文到南京去關，姐夫落得乾淨無事。我這裏『娃子不哭奶不脹』，為甚麼把別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己門口哭？」余二先生道：「老舅，我弟兄們的事，我自有主意，你不要替我焦心。」趙麟書道：「不是我也不說。你家大爺平日性情不好，得罪的人多！就如仁昌典方三房裏，仁大典方六房裏，都是我們五門四關廂裏錚錚響的鄉紳，縣裏王公同他們是一個人。你大爺偏要拿話得罪他。就是這兩天，方二爺同彭鄉紳家五房裏做了親家。五爺是新科進士。我聽見說，就是王公做媒，擇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。他們席間一定講到這事。彭老五也不要明說出你令兄不好處，只消微露其意，王公就明白了。那時王公作惡起來，反說姐夫你藏匿著哥，就耽不住了！還是依著我的話。」余二先生道：「我且再遞一張呈子。若那裏催的緊，再說出來也不遲。」趙麟書道：「再不，你去託託彭老五罷。」余二先生笑道：「也且慢些。」趙麟書見說他不信，就回去了。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縣裏。縣裏據他的呈子回文道：

「案據貴州移關：『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，身中，面白，微鬚，年約五十多歲。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為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，私和人命。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。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。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，三人均分。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。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。贓證確據，何得諱稱並無其人？事關憲件，人命重情……』等因到縣。准此，本縣隨即拘傳本生到案。據供：生員余持，身中，面麻，微鬚，年四十四歲，係廩膳生員，未曾出貢。本年四月初八日，學憲按臨鳳陽，初九日行香，初十日懸牌，十一日科試八學生員。該生余持進院赴考，十五日覆試案發取錄。余持次日進院覆試，考居一等第二名，至二十四日送學憲起馬，回籍肄業。安能一身在鳳陽科試，又一身在無為州詐贓！本縣取具口供，隨取本學冊結對驗，該生委係在鳳陽科試，未曾到無為詐贓，不便解送。恐係外鄉光棍，頂名冒姓，理合據實回明，另緝審結云云。」

這文書回了去，那裏再不來提了。余二先生一塊石頭落了地，寫信約哥回來。大先生回來，細細問了這些事，說：「全費了兄弟的心！」便問：「衙門使費一總用了多少銀子？」二先生道：「這個話，哥還問他怎的？哥帶來的銀子，料理下葬為

是。」

又過了幾日，弟兄二人商議，要去拜風水張雲峰。恰好一個本家來請喫酒，兩人拜了張雲峰，便到那裏赴席去。那裏請的沒有外人，就是請的他兩個嫡堂兄弟：一個叫余敷，一個叫余殷。兩人見大哥、二哥來，慌忙作揖。彼此坐下，問了些外路的事。余敷道：「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喫酒。」主人坐在底下，道：「還不曾來哩。陰陽生纔拿過帖子去。」余殷道：「彭老四點了主考了。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，他一句話回的不好，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。」余大先生笑道：「他也沒有甚麼話說的不好，就是說的不好，皇上離著他也遠，怎能自己拍他一下？」余殷紅著臉道：「然而不然！他而今官大了，是翰林院大學士，又帶著左春坊，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閣子裏議事。他回的話不好，朝廷怎的不拍他！難道怕得罪他麼？」主人坐在底下道：「大哥，前日在南京來，聽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？」余大先生還不曾答應。余敷道：「這個事也是彭老四奏的。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可該換人，彭老四要薦他的同年湯奏，就說該換。他又不肯得罪府尹，唧唧的寫個書子帶來，叫府尹自己請陛見，所以進京去了。」余二先生道：「大僚更換的事，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，這話恐未必確。」余殷道：「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喫酒席上親口說的，怎的不確？」說罷，擺上酒來。九個盤子：一盤青菜花炒肉、一盤煎鯽魚、一盤片粉拌雞、一盤攤蛋、一盤葱炒蝦、一盤瓜子、一盤人參果、一盤石榴米、一盤豆腐乾。盪上滾熱的封缸酒來。喫了一會，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紅布口袋，盛著幾塊土，紅頭繩子拴著，向余敷、余殷說道：「今日請兩位賢弟來，就是要看看這山上土色。不知可用得？」余二先生道：「山上是幾時破土的？」主人道：「是前日。」余敷正要打開拿出土來看，余殷奪過來道：「等我看。」劈手就奪過來，拿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，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，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，拿手指頭掐下一塊土來，送在嘴裏，歪著嘴亂嚼。嚼了半天，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敷，說道：「四哥，你看這土好不好？」余敷把土接在手裏，拿著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，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，也掐了一塊土送在嘴裏，閉著嘴，閉著眼，慢慢的嚼。嚼了半日，睜開眼，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儘著聞。又聞了半天，說道：「這土果然不好！」主人慌了道：「這地可葬得？」余殷道：「這地葬不得！葬了你家就要窮了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我不在家這十幾年，不想二位賢弟就這般精於地理。」余敷道：「不瞞大哥說，經過我愚弟兄兩個看的地，一毫也沒得辨駁的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方纔這土是那山上的？」余二先生指著主人道：「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，商議要遷葬。」余大先生屈指道：「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，家裏也還平安，可以不必遷罷。」余殷道：「大哥，這是那裏來的話！他那墳裏一汪的水，一包的螞蟻，做兒子的人，把個父親放在水窩裏，螞蟻窩裏，不遷起來，還成個人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如今尋的新地在那裏？」余殷道：「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尋的。我們替尋的一塊地在三尖峰。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。」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個，拿指頭蘸著封缸酒，在桌上畫個圈子，指著道：「大哥，你看！這是三尖峰。那邊來路遠哩！從浦口山上發脈，一個墩，一個砲；一個墩，一個砲；一個墩，一個砲；彎彎曲曲，骨裏骨碌，一路接著滾了來。滾到縣裏周家岡，龍身跌落過峽，又是一個墩，一個砲，骨骨碌碌幾十個砲趕了來，結成一個穴情。這穴情叫做『荷花出水』。」

正說著，小廝捧上五碗麵。主人請諸位用了醋，把這青菜炒肉夾了許多堆在麵碗頭上。眾人舉起箸來喫。余殷喫的差不多，揀了兩根麵條，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個來龍，睜著眼道：「我這地要出個狀元！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，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！」主人道：「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？」余敷道：「怎的不發？就要發！並不等三年五年！」余殷道：「偎著就要發！你葬下去纔知道好哩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，葬地只要父母安，那子孫發達的話也是渺茫。」余敷道：「然而不然！父母果然安，子孫怎的不發？」余殷道：「然而不然！彭府上那一座墳，一個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左膀子上，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。難道不是一個龍爪子？大哥，你若不信，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，你纔知道。」又喫了幾杯，一齊起身道擾了，小廝打著燈籠，送進余家巷去，各自歸家歇息。

次日，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：「昨日那兩個兄弟說的話，怎樣一個道理？」二先生道：「他們也只說的好聽，究竟是無師之學。我們還是請張雲峰商議為是。」大先生道：「這最有理。」次日，弟兄兩個備了飯，請張雲峰來。張雲峰道：「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，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大事託了我，怎不盡心？」大先生道：「我弟兄是寒士，蒙雲峰先生厚愛，凡事不恭，但望恕罪。」二先生道：「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著，而今拜託雲翁，並不必講發富發貴，只要地下乾暖，無風無蟻，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！」張雲峰一一領命，過了幾日，尋了一塊地，就在祖墳旁邊。余大先生、余二先生，同張雲峰到山裏去親自覆了這地，託祖墳上山主用二十兩銀子買了，託張雲峰擇日子。日子還不曾擇來，那日閒著無事，大先生買了二斤酒，辦了六七個盤子，打算老弟兄兩個自己談談。到了下晚時候，大街上虞四公子寫個說帖來，寫道：

「今晚薄治園蔬，請二位表兄到荒齋一敘，勿外是荷。虞梁頓首。」

余大先生看了，向那小廝道：「我知道了。拜上你家老爺，我們就來。」打發出門，隨即一個蘇州人，在這裏開糟坊的，打發人來請他弟兄兩個到糟坊裏去洗澡。大先生向二先生道：「這凌朋友家請我們，又想是有酒喫。我們而今擾了凌風家，再到虞表弟家去。」弟兄兩個，來到凌家，一進了門，聽得裏面一片聲吵嚷。卻是凌家因在客邊，僱了兩個鄉裏大腳婆娘，主子都同他偷上了。五河的風俗是個個人都要同僱的大腳婆娘睡覺的。不怕正經敞廳裏擺著酒，大家說起這件事，都要笑的眼睛沒縫，欣欣得意，不以為羞恥的。凌家這兩個婆娘，彼此疑惑。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錢，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錢。爭風喫醋，打吵起來。又大家搬棺頭，說偷著店裏的店官，店官也跟在裏頭打吵。把廚房裏的碗兒，盞兒，碟兒，打的粉碎。又伸開了大腳，把洗澡的盆桶都翻了。余家兩位先生，酒也喫不成，澡也洗不成，倒反扯勸了半日，辭了主人出來。主人不好意思，千告罪，萬告罪，說改日再請。兩位先生走出凌家門，便到虞家。虞家酒席已散，大門關了。余大先生笑道：「二弟，我們仍舊回家喫自己的酒。」二先生笑著，同哥到了家裏，叫拿出酒來喫。不想那二斤酒和六個盤子已是娘娘們喫了，只剩了個空壺空盤子在那裏。大先生道：「今日有三處酒喫，一處也喫不成；可見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！」弟兄兩個笑著喫了些小菜晚飯，喫了幾杯茶，彼此進房歇息。

睡到四更時分，門外一片聲大喊。兩弟兄一齊驚覺，看見窗外通紅，知道是對門失火，慌忙披了衣裳出來，叫齊了鄰居，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。那火燒了兩間房子，到天亮就救息了。靈柩在街上。五河風俗，說靈柩抬出門，再要抬進來，就要窮人家。所以眾親友來看，都說乘此抬到山裏，擇個日子葬罷。大先生向二先生道：「我兩人葬父母，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，備祭辭靈，遍請親友會葬，豈可如此草率！依我的意思，仍舊將靈柩請進中堂，擇日出殯。」二先生道：「這何消說，如果要窮死，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。」當下眾人勸著總不聽，喚齊了人，將靈柩請進中堂，候張雲峰擇了日子，出殯歸葬，甚是盡禮。那日，闔縣送殯有許多的人。天長杜家也來了幾個人。自此，傳偏了五門四關廂，一個大新聞，說：余家兄弟兩個越發獃串了皮了，做出這樣倒運的事！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風塵惡俗之中，亦藏俊彥；數米量柴之外，別有經綸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　三山門賢人餞別　五河縣勢利薰心

話說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，和二先生商議，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。又因銀子用完了，順便就可以尋館。收拾行李，別了二先生，過江到杜少卿河房裏。杜少卿問了這場官事，余大先生細細說了。杜少卿不勝歎息。正在河房裏閒話，外面傳進來，有儀徵湯大老爺來拜。余大先生問是那一位。杜少卿道：「便是請表兄做館的了，不妨就會他一會。」正說著，湯鎮臺進來，敘禮坐下。湯鎮臺道：「少卿先生，前在虞老先生齋中得接光儀，不覺鄙吝頓消，隨即登堂，不得相值，又懸我一日之思。此位老先生尊姓？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便是家表兄余有達，老伯去歲曾要相約做館的。」鎮臺大喜道：「今日無意中又晤一位高賢，真為幸事。」從新作揖坐下。余大先生道：「老先生功在社稷，今日角巾私第，口不言功，真古名將風度！」湯鎮臺道：「這是事勢相逼，不得不爾。至今想來，究竟還是意氣用事，並不曾報效得朝廷，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。卻也悔之無及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這個朝野自有定論，老先生也不必過謙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老伯此番來京貴幹？現寓何處？」湯鎮臺道：「家居無事，偶爾來京，借此會會諸位高賢。敝寓在承恩寺。弟就要去拜虞博士並莊徵君賢竹林。」喫過茶，辭別出來。余大先生同杜少卿送了上轎。余大先生暫寓杜少卿河房。

這湯鎮臺到國子監拜虞博士，那裏留下帖，回了不在署。隨往北門橋拜莊濯江，裏面見了帖子，忙叫請會。這湯鎮臺下轎進到廳事。主人出來，敘禮坐下，道了幾句彼此仰慕的話。湯鎮臺提起要往後湖拜莊徵君。莊濯江道：「家叔此刻恰好在舍，何不竟請一會？」湯鎮臺道：「這便好的極了。」莊濯江吩咐家人請出莊徵君來，同湯鎮臺拜見過，敘坐。又喫了一遍茶。莊徵君道：「老先生此來，恰好虞老先生尚未榮行，又重九相近，我們何不相約作一個登高會，就此便奉餞虞老先生，又可暢聚一日。」莊濯江道：「甚好；訂期便在舍間相聚便了。」湯鎮臺坐了一會，起身去了，說道：「數日內登高會再接教，可以為盡日之談。」說罷，二位送了出來。湯鎮臺又去拜了遲衡山、武正字。莊家隨即著家人送了五兩銀子到湯鎮臺寓所代席。

過了三日，管家持帖邀客，請各位早到。莊濯江在家等候。莊徵君已先在那裏。少刻，遲衡山、武正字、杜少卿，都到了。莊濯江收拾了一個大敞榭，四面都插了菊花。此時正是九月初五，天氣亢爽，各人都穿著袷衣，啜茗閒談。又談了一會，湯鎮臺、蕭守府、虞博士都到了。眾人迎請進來，作揖坐下。湯鎮臺道：「我們俱係天涯海角之人，今幸得賢主人相邀一聚，也是三生之緣。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。此聚之後，不知快晤又在何時。」莊濯江道：「各位老先生當今山斗，今日惠顧茅齋，想五百里內賢人聚矣。」坐定，家人捧上茶來。揭開來，似白水一般，香氣芬馥，銀針都浮在水面。喫過，又喚了一巡真「天都」，雖是隔年陳的，那香氣尤烈。虞博士喫著茶，笑說道：「二位老先生當年在軍中，想不見此物。」蕭雲仙道：「豈但軍中，小弟在青楓城六年，得飲白水，已為厚幸，只覺強於馬溺多矣！」湯鎮臺道：「果然青楓水草可支數年。」莊徵君道：「蕭老先生博雅，真不數北魏崔浩！」遲衡山道：「前代後代，亦時有變遷的！」杜少卿道：「宰相須用讀書人，將帥亦須用讀書人。若非蕭老先生有識，安能立此大功？」武正字道：「我最可笑的，邊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，部裏書辦核算時偏生知道。這不知是司官的學問，還是書辦的學問？若說是司官的學問，怪不的朝廷重文輕武；若說是書辦的考核，可見這大部的則例是移動不得的了。」說罷，一齊大笑起來。戲子吹打已畢，奉席讓坐。戲子上來參堂。莊非熊起身道：「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，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了來，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賞他一齣戲。」虞博士問：「怎麼叫做『梨園榜』？」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慎卿這件風流事，述了一遍。眾人又大笑。湯鎮臺向杜少卿道：「令兄已是銓選部郎了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正是。」武正字道：「慎卿先生此一番評騭，可云至公至明；只怕立朝之後，做主考房官，又要目迷五色，奈何？」眾人又笑了。當日喫了一天酒。做完了戲，到黃昏時分，眾人散了。莊濯江尋妙手丹青畫了一幅「登高送別圖」，在會諸人，都做了詩。又各家移樽到博士齋中餞別。

南京餞別虞博士的，也不下千餘家。虞博士應酬煩了，凡要到船中送別的，都辭了不勞。那日叫了一隻小船，在水西門起行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。杜少卿拜別道：「老叔已去，小姪從今無所依歸矣。」虞博士也不勝悽然。邀到船裏坐下，說道：「少卿，我不瞞你說。我本赤貧之士，在南京來做了六七年博士，每年積幾兩俸金，只掙了三十擔米的一塊田。我此番去，或是部郎，或是州縣，我多則做三年，少則做兩年，再積些俸銀，添得兩十擔米，每年養著我夫妻兩個不得餓死，就罷了。子孫們的事，我也不去管他。現今小兒讀書之餘，我教他學個醫，可以餬口。我要做這官怎的？你在南京，我時常寄書子來問候你。」說罷，和杜少卿灑淚分手。杜少卿上了岸，看著虞博士的船開了去，望不見了，方纔回來。余大先生在河房裏。杜少卿把方纔這些話告訴他。余大先生歎道：「難進易退，真乃天懷淡定之君子！我們他日出身，皆當以此公為法。」彼此歎賞了一回。當晚余二先生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，說：「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席先生去了，要請大哥到家教兒子，目今就要進館，請作速回去。」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了，辭別要去。次日，束裝渡江。杜少卿送過，自回家去。

余大先生渡江回家，二先生接著，拿帖子與乃兄看，上寫：

「愚表弟虞梁，敬請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訓小兒，每年修金四十兩，節禮在外。此訂。」

大先生看了，次日去回拜。虞華軒迎了出來，心裏歡喜，作揖奉坐。小廝拿上茶來喫著。虞華軒道：「小兒蠢夯，自幼失學。前數年愚弟就想請表兄教他，因表兄出遊在外。今恰好表兄在家，就是小兒有幸了。舉人、進士，我和表兄兩家，車載斗量，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。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，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，這就受益的多了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愚兄老拙株守，兩家至戚世交，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的來。老弟的兒子，就是我的兒子一般，我怎不盡心教導。若說中舉人、進士，我這不曾中過的人，或者不在行。至於品行文章，令郎自有家傳，愚兄也這是行所無事。」說罷，彼此笑了。擇了個吉日，請先生到館。余大先生絕早到了。虞小公子出來拜見，甚是聰俊。拜過，虞華軒送至館所。余大先生上了師位。虞華軒辭別，到那邊書房裏去坐。

纔坐下，門上人同了一個客進來。這客是唐三痰的哥，叫做唐二棒椎，是前科中的文舉人，卻與虞華軒是同案進的學。這日因他家先生開館，就踱了來，要陪先生。虞華軒留他坐下喫了茶。唐二棒椎道：「今日恭喜令郎開館。」虞華軒道：「正是。」唐二棒椎道：「這先生最好，只是坐性差些，又好弄這些雜學，荒了正務。論余大先生的舉業，雖不是時下的惡習，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場，卻也不是中和之業。」虞華軒道：「小兒也還早哩，如今請余大表兄，不過叫學他些立品，不做那勢利小人就罷了。」

又坐了一會，唐二棒椎道：「老華，我正有一件事要來請教你這通古學的。」虞華軒道：「我通甚麼古學？你拿這話來笑我。」唐二棒椎道：「不是笑話，真要請教你。就是我前科僥倖，我有一個嫡姪，他在鳳陽府裏住，也和我同榜中了，又是同榜，又是同門。他自從中了，不曾到縣裏來，而今來祭祖。他昨日來拜我，是『門年愚姪』的帖子，我如今回拜他，可該用個『門年愚叔』？」虞華軒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唐二棒椎道：「你難道不曾聽見？我舍姪同我同榜同門，是出在一個房師房裏中的了；他寫『門年愚姪』的帖子拜我，我可該照樣還他？」虞華軒道：「我難道不曉得同著一個房師叫做同門！但你方纔說的『門年愚姪』四個字，是鬼話，是夢話！」唐二棒椎道：「怎的是夢話？」虞華軒仰天大笑道：「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！」唐二棒椎變著臉道：「老華，你莫怪我說！你雖世家大族，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離的遠了，你又不曾中過，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，你想是未必知道！我舍姪他在京裏不知見過多少大老，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個來歷，難道是混寫的！」虞華軒道：「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，何必問我！」唐二棒椎道：「你不曉得，等余大先生出來喫飯，我問他。」正說著，小廝來說：「姚五爺進來了。」兩個人同站起來。姚五爺進來作揖坐下。虞華軒道：「五表兄，你昨日喫過飯，怎便去了？晚裏還有個便酒等著，你也不來。」唐二棒椎道：「姚五，昨日在這裏喫中飯的麼？我昨日午後遇著你，你現說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喫了飯出來。怎的這樣扯謊？」小廝擺了飯，請余大先生來。余大先生首席，唐二棒椎對面，姚五爺上坐，主人下陪。喫過飯，虞華軒笑把方纔寫帖子話說與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，頸子裏的筋都耿出來，說道：「這話是那個說的？請問人生世上，是祖父要緊，是科名要緊？」虞華軒道：「自然是祖父要緊了。這也何消說得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既知是祖父要緊，如何纔中了個舉人，便丟了天屬之親，叔姪們認起同年同門來？這樣得罪名教的話，我一世也不願聽！二哥，你這位令姪，還虧他中個舉！竟是一字不通的人！若是我的姪兒，我先拿他在祠堂裏祖宗神位前先打幾十板子纔好！」唐二棒椎同姚五爺看見余大先生惱得像紅蟲，知道他的迂性獃氣發了，講些混話，支開了去。

須臾，喫完了茶，余大先生進館去了。姚五爺起身道：「我去走走再來。」唐二棒椎道：「你今日出去，該說在彭老二家喫了飯出來的了！」姚五爺笑道：「今日我在這裏陪先生，人都知道的，不好說在別處。」笑著去了。姚五爺去了一時，又走回來，說道：「老華，廳上有個客來拜你，說是在府裏太尊衙門裏出來的，在廳上坐著哩。你快出去會他。」虞華軒道：「我並沒有這個相與。是那裏來的？」正疑惑間，門上傳進帖子來：「年家眷同學教弟季萼頓首拜」。虞華軒出到廳上迎接。季萼蕭進來，作揖坐下，拿出一封書子，遞過來說道：「小弟在京師因同敝東家來貴郡，令表兄杜慎卿先生託寄一書，專候先生。今日得見雅範，實為深幸。」虞華軒接過書子，拆開從頭看了，說道：「先生與我敝府厲公祖是舊交？」季萼蕭道：「厲公是敝年伯荀大人的門生，所以邀小弟在他幕中共事。」虞華軒道：「先生因甚公事下縣來？」季萼蕭道：「此處無外人，可以奉告。厲太尊因貴縣當鋪戥子太重，剝削小民，所以託弟下來查一查。如其果真，此弊要除。」虞華軒將椅子挪近季萼蕭跟前，低言道：「這是太公祖極大的仁政！敝縣別的當鋪，原也不敢如此，只有仁昌、仁大方家這兩個典鋪。他又是鄉紳，又是鹽典，又同府縣官相與的極好，所以無所不為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如今要除這個弊，只要除這兩家。況太公祖堂堂太守，何必要同這樣人相與？此說只可放在先生心裏，卻不可漏洩，說是小弟說的。」季萼蕭道：「這都領教了。」虞華軒又道：「蒙先生賜顧，本該備個小酌，奉屈一談；一來恐怕褻尊，二來小地方耳目眾多，明日備個菲酌送到尊寓，萬勿見卻。」季萼蕭道：「這也不敢當。」說罷，作別去了。

虞華軒走進書房來，姚五爺迎著問道：「可是太尊那裏來的？」虞華軒道：「怎麼不是！」姚五爺搖著頭笑道：「我不信！」唐二棒椎沉吟道：「老華，這倒也不錯。果然是太尊裏面的人？太尊同你不密邇，同太尊密邇的是彭老三、方老六，他們二位。我聽見這人來，正在這裏疑惑。他果然在太尊衙門裏的人，他下縣來，不先到他們家去，倒有個先來拜你老哥的？這個話有些不像。恐怕是外方的甚麼光棍，打著太尊的旗號，到處來騙人的錢。你不要上他的當！」虞華軒道：「也不見得這人不曾去拜他們。」姚五爺笑道：「一定沒有拜。若拜了他們，怎肯還來拜你？」虞華軒道：「難道是太尊叫他來拜我的！是天長杜慎卿表兄在京裏寫書子給他來的。這人是有名的季萼蕭。」唐二棒椎搖手道：「這話更不然！季萼蕭是定梨園榜的名士。他既是名士，京裏一定在翰林院衙門裏走動。況且天長杜慎老同彭老四是一個人，豈有個他出京來，帶了杜慎老的書子來給你，不帶彭老四的書子來給他家的？這人一定不是季萼蕭！」虞華軒道：「是不是罷了，只管講他怎的！」便罵小廝：「酒席為甚麼到此時還不停當！」一個小廝走來稟道：「酒席已經停當了。」

一個小廝捐了被囊行李進來，說：「鄉裏成老爹到了。」只見一人，方巾，藍布直裰，薄底布鞋，花白鬍鬚，酒糟臉，進來作揖坐下，道：「好呀！今日恰好府上請先生，我撞著來喫喜酒！」虞華軒叫小廝拿水來給成老爹洗臉，抖掉了身上腿上那些黃泥，一同邀到廳上，擺上酒來。余大先生首席，眾位陪坐。天色已黑，虞府廳上點起一對料絲燈來，還是虞華軒曾祖尚書公在，武英殿御賜之物，今已六十餘年，猶然簇新。余大先生道：「自古說：『故家喬木』，果然不差。就如尊府這燈，我縣裏沒有第二副。」成老爹道：「大先生，『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』！就像三十年前，你二位府上何等氣勢！我是親眼看見的。而今彭府上，方府上，都一年盛似一年。不說別的，府裏太尊，縣裏王公，都同他們是一個人，時時有內裏幕賓相公到他家來說要緊的話。百姓怎的不怕他！像這內裏幕賓相公，再不肯到別人家去！」唐二棒椎道：「這些時可有幕賓相公來？」成老爹道：「現有一個姓『吉』的『吉』相公下來訪事，住在寶林寺僧官家。今日清早，就在仁昌典方老六家。方老六把彭老二也請了家去陪著。三個人進了書房門，講了一天。不知太爺是作惡那一個，叫這『吉』相公下來訪的。」唐二棒椎望著姚五爺冷笑道：「何如？」余大先生看見他說的這些話可厭，因問他道：「老爹去年准給衣巾了？」成老爹道：「正是。虧學臺是彭老四的同年，求了他一封書子，所以准的。」余大先生笑道：「像老爹這一副酒糟臉，學臺看見，著實精神，怎的肯准？」成老爹道：「我說我這臉是浮腫著的。」眾人一齊笑了。又喫了一會酒，成老爹道：「大先生，我和你是老了，沒中用的了。英雄出于少年。怎得我這華軒世兄下科高中了，同我們這唐二老爺一齊會上進士，雖不能像彭老四做這樣大位，或者像老三、老二候選個縣官，也與祖宗爭氣，我們臉上也有光輝！」余大先生看見這些話更可厭，因說道：「我們不講這些話，行令喫酒罷。」當下行了一個「快樂飲酒」的令，行了半夜，大家都喫醉了。成老爹扶到房裏去睡。打燈籠送余大先生、唐二棒椎、姚五爺回去。成老爹睡了一夜，半夜裏又吐，吐了又痾屎。不等天亮，就叫書屋裏的一個小小廝來掃屎，就悄悄向那小小廝說，叫把管租的管家叫了兩個進來。又鬼頭鬼腦，不知說了些甚麼，便叫請出大爺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鄉僻地面，偏多慕勢之風；學校宮前，竟行非禮之事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　虞秀才重修元武閣　方鹽商大鬧節孝祠

話說虞華軒也是一個非同小可之人。他自小七八歲上，就是個神童。後來經史子集之書，無一樣不曾熟讀，無一樣不講究，無一樣不通徹。到了二十多歲，學問成了，一切兵、農、禮、樂、工、虞、水、火之事，他提了頭就知到尾，文章也是枚、馬，詩賦也是李、杜，況且他曾祖是尚書，祖是翰林，父是太守，真正是個大家。無奈他雖有這一肚子學問，五河人總不許他開口。五河的風俗：說起那人有品行，他就歪著嘴笑；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，他就鼻子裏笑；說那個人會做詩賦古文，他就眉毛都會笑。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，是有個彭鄉紳；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希奇之物，是有個彭鄉紳；問五河縣那個有品望，是奉承彭鄉紳；問那個有德行，是奉承彭鄉紳；問那個有才情，是專會奉承彭鄉紳。卻另外有一件事，人也還怕：是同徽州方家做親家；還有一件事，人也還親熱：就是大捧的銀子拿出來買田。虞華軒生在這惡俗地方，又守著幾畝田園，跑不到別處去，因此就激而為怒。他父親太守公是個清官，當初在任上時，過些清苦日子；虞華軒在家，省喫儉用，積起幾兩銀子。此時太守公告老在家，不管家務。虞華軒每年苦積下幾兩銀子，便叫興販田地的人家來，說要買田、買房子；講的差不多，又臭罵那些人一頓，不買，以此開心。一縣的人都說他有些痰氣，到底貪圖他幾兩銀子，所以來親熱他。

這成老爹是個興販行的行頭，那日叫管家請出大爺來，書房裏坐下，說道：「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，水旱無憂，每年收的六百石稻。他要二千兩銀子。前日方六房裏要買他的，他已經打算賣給他，那些莊戶不肯。」虞華軒道：「莊戶為甚麼不肯？」成老爹道：「莊戶因方府上田主子下鄉要莊戶備香案迎接，欠了租又要打板子；所以不肯賣與他。」虞華軒道：「不賣給他，要賣與我？我下鄉是擺臭案的？我除了不打他，他還要打我？」成老爹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說你大爺寬宏大量，不像他們刻薄，而今所以來物　　成的。不知你的銀子可現成？」虞華軒道：「我的銀怎的不現成？叫小廝搬出來給老爹瞧。」當下叫小廝搬出三十錠大元寶來，望桌上一掀。那元寶在桌上亂滾，成老爹的眼就跟這元寶滾。虞華軒叫把銀子收了去，向成老爹道：「我這些銀子不扯謊麼？你就下鄉去說。說了來，我買他的。」成老爹道：「我在這裏還耽擱幾天，纔得下去。」虞華軒道：「老爹有甚麼公事？」成老爹道：「明日要到王父母那裏領先嬸母舉節孝的坊牌銀子，順便交錢糧；後日是彭老二的小令愛整十歲，要到那裏去拜壽；外後日是方六房裏請我喫中飯，要擾過他，纔得下去。」虞華軒鼻子裏嘻的笑了一聲罷了，留成老爹喫了中飯；領坊牌銀子，交錢糧去了。虞華軒叫小廝把唐三痰請了來。這唐三痰因方家裏平日請喫酒喫飯，只請他哥舉人，不請他，他就專會打聽：方家那一日請人，請的是那幾個，他都打聽在肚裏，甚是的確。虞華軒曉得他這個毛病，那一日把他尋了來，向他說道：「費你的心去打聽打聽，仁昌典方六房裏外後日可請的有成老爹？打聽的確了來，外後日我就備飯請你。」唐三痰應諾，去打聽了半天，回來說道：「並無此說。外後日方六房裏並不請人。」虞華軒道：「妙！妙！你外後日清早就到我這裏來喫一天。」送唐三痰去了，叫小廝悄悄在香蠟店託小官寫了一個紅單帖，上寫著：「十八日午間小飯候光」，下寫「方杓頓首」。拿封袋裝起來，貼了籤，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覺的房裏書案上。成老爹交了錢糧，晚裏回來看見帖子，自心裏歡喜道：「我老頭子老運亨通了！偶然扯個謊，就扯著了！又恰好是這一日！」歡喜著睡下。

到十八那日，唐三痰清早來了。虞華軒把成老爹請到廳上坐著，看見小廝一個個從大門外進來，一個拎著酒，一個拿著雞、鴨，一個拿著腳魚和蹄子，一個拿著四包果子，一個捧著一大盤肉心燒賣，都往廚房裏去。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備酒，也不問他。虞華軒問唐三痰道：「修元武閣的事，你可曾向木匠、瓦匠說？」唐三痰道：「說過了。工料費著哩。他那外面的圍牆倒了，要從新砌；又要修一路臺基，瓦工需兩三個月；裏頭換梁柱，釘椽子，木工還不知要多少。但凡修理房子，瓦木匠只打半工；他們只說三百，怕不也要五百多銀子纔修得起來。」成老爹道：「元武閣是令先祖蓋的，卻是一縣發科甲的風水；而今科甲發在彭府上，該是他家拿銀子修了，你家是不相干了，還只管累你出銀子？」虞華軒拱手道：「也好。費老爹的心向他家說說，幫我幾兩銀子，我少不得也見老爹的情。」成老爹道：「這事我說去。他家雖然官員多，氣魄大，但是我老頭子說話，他也還信我一兩句。」虞家小廝又悄悄的從後門口叫了一個賣草的，把他四個錢，叫他從大門口轉了進來，說道：「成老爹，我是方六老爺家來的。請老爹就過去，候著哩。」成老爹道：「拜上你老爺，我就來。」那賣草的去了。

成老爹辭了主人，一直來到仁昌典，門上人傳了進去。主人方老六出來會著，作揖坐下。方老六問：「老爹幾時上來的？」成老爹心裏驚了一下，答應道：「前日纔來的。」方老六又問：「寓在那裏？」成老爹更慌了，答應道：「在虞華老家。」小廝拿上來茶喫過。成老爹道：「今日好天氣。」方老六道：「正是。」成老爹道：「這些時常會王父母？」方老六道：「前日還會著的。」彼此又坐了一會，沒有話說。又喫了一會茶，成老爹道：「太尊這些時總不見下縣來過。若還到縣裏來，少不得先到六老爺家。太尊同六老爺相與的好，比不得別人。其實說，太爺闔縣也就敬的是六老爺一位，那有第二個鄉紳抵的過六老爺！」方老六道：「新按察司到任，太尊只怕也就在這些時要下縣來。」成老爹道：「正是。」又坐了一會，又喫了一道茶，也不見一個客來，也不見擺席，成老爹疑惑，肚裏又餓了，只得告辭一聲，看他怎說。因起身道：「我別過六老爺罷。」方老六也站起來道：「還坐坐。」成老爹道：「不坐了。」即便辭別，送了出來。成老爹走出大門，摸頭不著，心裏想道：「莫不是我太來早了？」又想道：「莫不他有甚事怪我？」又想道：「莫不是我錯看了帖子？」猜疑不定。又心裏想道：「虞華軒家有現成酒飯，且到他家去喫再處。」一直走回虞家。虞華軒在書房裏擺著桌子，同唐三痰、姚老五，和自己兩個本家，擺著五六碗滾熱的肴饌，正喫在快活處。見成老爹進來，都站起身。虞華軒道：「成老爹偏背了我們，喫了方家的好東西來了，好快活！」便叫：「快拿一張椅子與成老爹那邊坐，泡上好消食的陳茶來與成老爹喫。」小廝遠遠放一張椅子在上面，請成老爹坐了。那蓋碗陳茶，左一碗，右一碗，送來與成老爹。成老爹越喫越餓，肚裏說不出來的苦。看見他們大肥肉塊、鴨子、腳魚，夾著往嘴裏送，氣得火在頂門裏直冒。他們一直喫到晚，成老爹一直餓到晚。等他送了客，客都散了，悄悄走到管家房裏要了一碗炒米，泡了喫。進房去睡下，在床上氣了一夜。次日，辭了虞華軒，要下鄉回家去。虞華軒問：「老爹幾時來？」成老爹道：「若是田的事妥，我就上來。若是田的事不妥，我只等家嬸母入節孝祠的日子，我再上來。」說罷，辭別去了。

一日，虞華軒在家無事，唐二棒椎走來說道：「老華，前日那姓季的果然是太尊裏出來的，住寶林寺僧官家。方老六、彭老二都會著。竟是真的！」虞華軒道：「前日說不是也是你；今日說真的也是你。是不是罷了，這是甚麼奇處！」唐二棒椎笑道：「老華，我從不曾會過太尊，你少不得在府裏回拜這位季兄去，攜帶我去見見太尊，可行得麼？」虞華軒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過了幾日，雇了兩乘轎子，一同來鳳陽。到了衙裏，投了帖子。虞華軒又帶了一個帖子拜季葦蕭。衙裏接了帖子，回出來道：「季相公揚州去了，太爺有請。」二位同進去，在書房裏會。會過太尊出來，兩位都寓在東頭。太尊隨發帖請飯。唐二棒椎向虞華軒道：「太尊明日請我們，我們沒有個坐在下處等他的人老遠來邀的。明日我和你到府門口龍興寺坐著，好讓他一邀，我們就進去。」虞華軒笑道：「也罷。」

次日中飯後，同到龍興寺一個和尚家坐著，只聽得隔壁一個和尚家細吹細唱的有趣。唐二棒椎道：「這吹唱的好聽！我走過去看看。」看了一會回來，垂頭喪氣，向虞華軒抱怨道：「我上了你的當！你當這吹打的是誰？就是我縣裏仁昌典方老六同厲太尊的公子，備了極齊整的席，一個人摟著一個戲子，在那裏頑耍！他們這樣相厚，我前日只該同了方老六來！若同了他來，此時已同公子坐在一處。如今同了你，雖見得太尊一面，到底是個皮裏膜外的帳，有甚麼意思！」虞華軒道：「都是你說的！我又不曾強扯了你來！他如今現在這裏，你跟了去不是！」唐二棒椎道：「同行不疎伴，我還同你到衙裏去喫酒。」說著，衙裏有人出來邀，兩人進衙去。太尊會著，說了許多仰慕的話，又問：「縣裏節孝幾時入祠？我好委官下來致祭。」兩人答道：「回去定了日子，少不得具請啟來請太公祖。」喫完了飯，辭別出來。次日，又拿帖子辭了行，回縣去了。

虞華軒到家第二日，余大先生來說：「節孝入祠，的于出月初三。我們兩家有好幾位叔祖母、伯母、叔母入祠，我們兩家都該公備祭酌，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裏去。我兩人出去傳一傳。」虞華軒道：「這個何消說！寒舍是一位，尊府是兩位，兩家紳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。我們會齊了，一同到祠門口都穿了公服迎接當事，也是大家的氣象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我傳我家的去，你傳你家的去。」虞華軒到本家去了一交，惹了一肚子的氣，回來氣的一夜也沒有睡著。清晨，余大先生走來，氣的兩隻眼白瞪著，問道：「表弟，你傳的本家怎樣？」虞華軒道：「正是；表兄傳的怎樣？為何氣的這樣光景？」余大先生道：「再不要說起！我去向寒家這些人說，他不來也罷了，都回我說，方家老太太入祠，他們都要去陪祭候送，還要扯了我也去！我說了他們，他們還要笑我說背時的話，你說可要氣死了人！」虞華軒笑道：「寒家亦是如此，我氣了一夜！明日我備一個祭桌，自送我家叔祖母，不約他們了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我也只好如此！」相約定了。

到初三那日，虞華軒換了新衣帽，叫小廝挑了祭桌，到他本家八房裏。進了門，只見冷冷清清，一個客也沒有。八房裏堂弟是個窮秀才，頭戴破頭巾，身穿舊襴衫，出來作揖。虞華軒進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，奉主升車。他家租了一個破亭子，兩條扁擔，四個鄉裏人歪抬著，也沒有執事。亭子前四個吹手，滴滴打打的吹著，抬上街來。虞華軒同他堂弟跟著，一直送到祠門口歇下。遠遠望見也是兩個破亭子，並無吹手，余大先生、二先生弟兄兩個跟著，抬來祠門口歇下。四個人會著，彼此作了揖。看見祠門前尊經閣上掛著燈，懸著綵子，擺著酒席。那閣蓋的極高大，又在街中間，四面都望見。戲子一擔擔挑箱上去，抬亭子的人道：「方老爺家的戲子來了！」又站了一會，聽得西門三聲銃響，抬亭子的人道：「方府老太太起身了！」須臾，街上鑼響，一片鼓樂之聲，兩把黃傘，八把旗，四隊踹街馬，牌上的金字打著「禮部尚書」，「翰林學士」，「提督學院」，「狀元及第」，都是余、虞兩家送的。執事過了，腰鑼，馬上吹，提爐，簇擁著老太太的主亭子，邊旁八個大腳婆娘扶著。方六老爺紗帽圓領，跟在亭子後。後邊的客做兩班：一班是鄉紳，一班是秀才。鄉紳是彭二老爺、彭三老爺、彭五老爺、彭七老爺；其餘就是余、虞兩家的舉人、進士、貢生、監生，共有六七十位，都穿著紗帽圓領，恭恭敬敬跟著走。一班是余、虞兩家的秀才，也有六七十位，穿著襴衫、頭巾，慌慌張張，在後邊趕著走。鄉紳末了一個是唐二棒椎，手裏拿一個簿子在那裏邊記帳；秀才末了一個是唐三痰，手裏拿一個簿子在裏邊記帳。那余、虞兩家到底是詩禮人家，也還厚道，走到祠前，看見本家的亭子在那裏，竟有七八位走過來作一個揖，便大家簇擁著方老太太的亭子進祠去了。隨後便是知縣、學師、典史、把總，擺了執事來吹打安位。便是知縣祭，學師祭，典史祭，把總祭，鄉紳祭，秀才祭，主人家自祭。祭完了，紳衿一鬨而出，都到尊經閣上赴席去了。

這裏等人擠散了，纔把亭子抬了進去，也安了位。虞家還有華軒備的一個祭桌，余家只有大先生備的一副三牲，也祭奠了。抬了祭桌出來，沒處享福，算計借一個門斗家坐坐。余大先生抬頭看尊經閣上繡衣朱履，觥籌交錯。方六老爺行了一回禮，拘束很了，寬去了紗帽圓領，換了方巾便服，在閣上廊沿間徘徊徘徊。便有一個賣花牙婆，姓權，大著一雙腳，走上閣來，哈哈笑道：「我來看老太太入祠！」方六老爺笑容可掬，同他站在一處，伏在欄杆上看執事。方六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著說與他聽。權賣婆一手扶著欄杆，一手拉開袴腰捉虱子，捉著，一個一個往嘴裏送。余大先生看見這般光景，看不上眼，說道：「表弟，我們也不在這裏坐著喫酒了。把祭桌抬到你家，我同舍弟一同到你家坐坐罷。還不看見這些惹氣的事！」便叫挑了祭桌前走。他四五個人一路走著。在街上，余大先生道：「表弟，我們縣裏，禮義廉恥，一總都滅絕了！也因學宮裏沒有個好官！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裏，這樣事如何行的去！」余二先生道：「看虞博士那般舉動，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樣，只是被了他的德化，那非禮之事，人自然不能行出來。」虞家弟兄幾個同歎了一口氣，一同到家，喫了酒，各自散了。

此時元武閣已經動工，虞華軒每日去監工修理。那日晚上回來，成老爹坐在書房裏。虞華軒同他作了揖，拿茶喫了，問道：「前日節孝入祠，老爹為甚麼不到？」成老爹道：「那日我要到的，身上有些病，不曾來的成。舍弟下鄉去，說是熱鬧的很。方府的執事擺了半街，王公同彭府上的人都在那裏送，尊經閣擺席唱戲，四鄉八鎮幾十里路的人都來看，說：『若要不是方府，怎做的這樣大事！』你自然也在閣上偏我喫酒。」虞華軒道：「老爹，你就不曉得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的叔祖母？」成老爹冷笑道：「你八房裏本家窮的有腿沒袴子，你本家的人，那個肯到他那裏去，連你這話也是哄我頑！你一定是送方老太太的！」虞華軒道：「這事已過，不必細講了。」喫了晚飯，成老爹說：「那分田的賣主和中人都上縣來了，住在寶林寺裏。你若要他這田，明日就可以成事。」虞華軒道：「我要就是了。」成老爹道：「還有一個說法：這分田全然是我來說的，我要在中間打五十兩銀子的『背公』，要在你這裏除給我；我還要到那邊要中用錢去。」虞華軒道：「這個何消說！老爹是一個元寶。」當下把租頭、價銀、戥銀、銀色、雞、草、小租、酒水、畫字、上業主，都講清了。成老爹把賣主、中人，都約了來，大清早坐在虞家廳上。成老爹進來請大爺出來成契。走到書房裏，只見有許多木匠、瓦匠在那裏領銀子。虞華軒捧著多少五十兩一錠的大銀子散人，一個時辰就散掉了幾百兩。成老爹看著他散完了，叫他出去成田契。虞華軒睜著眼道：「那田貴了！我不要！」成老爹嚇了一個痴。虞華軒道：「老爹，我當真不要了！」便吩咐小廝：「到廳上把那鄉裏的幾個泥腿替我趕掉了！」成老爹氣的愁眉苦臉，只得自己走出去回那幾個鄉裏人去了。只因只一番，有分教：身離惡俗，門牆又見儒修；客到名邦，晉接不逢賢哲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